



长冈风雲录

中共兴国县委宣传部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长冈风雲录

中共兴国县委宣传部

封面设计 赵昆森
封面题字 李运杨
插图 龙 琼 黄庆平

长冈风云录

中共兴国县委宣传部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百花洲3号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

开本 $787\times 1092\frac{1}{32}$ 印张 $3\frac{5}{8}$ 字数5.3万

1979年7月第1版 1979年7月江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6,000

统一书号: 7110·185 定价: 0.26元

目 录

长冈怒火·····	(1)
盼来了救星·····	(12)
三贴分田榜·····	(20)
英雄赤卫军·····	(29)
为了战争的胜利·····	(39)
粉碎“经济封锁”·····	(47)
模范工作者·····	(54)
在扩红运动中·····	(61)
巨大的鼓舞·····	(75)
坚持游击战·····	(83)
喜迎亲人·····	(92)
尾 声·····	(97)

长 冈 怒 火

江西省兴国县长冈公社长冈大队，座落在陡峭的金斗山山麓和蜿蜒的潏水之滨。它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表扬过的模范长冈乡。

新溪村是长冈乡南面的一个村场，有百多户人家，北靠丘陵地带，南滨潏江，是个“东头三五户，西连七八家”的梅花村落。村里有个名叫黄源堃的，家贫如洗，田地房屋都被地主豪绅霸占去了。真是：屋有一皮遮雨瓦，田有一个禾稿髻。由于生计艰难，十几岁的黄源堃就跟着父亲去打肩担（当脚力），南到广东嘉应州（梅县），西往湖南衡阳府，聪明伶俐的黄源堃，每到一处，都能留心当地的风土人情。说上一口流利的当地方言，也能交上几个穷朋友。父亲年老不能打肩担了，就在破庙里贩卖一点水酒和果子；母亲帮人家打零工，在本村何家带了一个乳养媳，就算给源堃做老婆。

一九二四年春末的一个夜晚，二十来岁的黄源堃打肩担从湖南回来，点着一个火把，走到泗网村，碰见一个三十边年纪的大汉，只见他浓眉双锁，一双布满血丝的

大眼睛，一步一回头地向着白竹滩那边咒骂着。

“这不是万必球大哥吗？”黄源堃看见大汉走路的神态，不由得赶前两步。

万必球自幼父母双亡，八岁起就给人家牧牛、打零工，到十五岁那年就帮人家撑竹筏，十几年来，风里闯，浪里滚，练就一身好本领，成为一个出色的筏工。一九二二年，军阀混战，百姓遭殃，北兵（北洋军阀）过境，抓伏勒索，沿潞江一带的船筏几乎都被拉了官差，筏工们只好停工歇把，回家另谋生计。可是，家乡有了邹老六这只霸山虎，人们又不得安生。

年青气壮的万必球，因为抗捐得罪了邹老六，被邹老六抓去，送到北兵营房里当伙子，几乎把命丢了。

已经一年了，万必球才从外地逃回，在潞江堤边的棚寮里安身。

黄源堃赶上万必球问道：“必球哥，你到哪里去？”

万必球见是黄源堃，真是喜出望外，便把他让到棚寮里。

这个棚寮是船筏工人自己用船筏废篷搭起来的。有一个宽敞的栈亭，左边有两间小房，前一间有两个铺位，一张桌子和几条板凳；后一间是厨房，砌了一个灶，锅头、碗筷、水缸齐全。这里是船筏工人聚会、联络的地方。地处偏僻，东北靠山，西南濒河，遇有情况，便于应变。既可藏身于山林之中，也可潜泳逃逸，真是一

个进行秘密集会的好地方。

万必球点燃了一支蔑缆筋，把棚寮照得亮堂堂的。两个人促膝谈心，谈到伤心处，只见万必球浓眉倒竖，两眼圆睁，“唰”地拔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，牙齿咬得“咯咯”响，气冲冲地指着白竹滩那方向说：“邹老六呀邹老六，我万必球和你拚了。”

黄源堃接过匕首，插回刀鞘，平静地说：“凭你一把匕首，就能把邹老六打倒么？单丝不成线，独木不成林啊！”这话说到了万必球的痛处，他双手抱着头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半晌才说：“依你这么说，这仇不报了？”

“怎么不报仇呢？团结起来力量大，众人拾柴火焰高嘛！只要我们穷苦兄弟团结一心，联合起来，不要说一个邹老六，就是十个、百个，也要把他打翻在地！”接着，黄源堃把湖南湘潭、衡阳各地农民轰轰烈烈起来暴动，打倒土豪劣绅，农民当家作主掌政权的情景讲给他听。万必球越听越兴奋，象是在暗沉沉的黑夜里看到一线光明，说：“我们长冈也要象湖南农村才好啊！”

“对！只有组织起来，打倒豪绅地主，我们贫苦工农才有出头的日子！”黄源堃停了停又说：“就看我们有没有这个胆量啊！”

万必球猛地站起，握着黄源堃的双手说：“只要有人领头，就是上刀山，下火海，我也要干到底！”他俩商量之后，就分头去发动群众。

万必球在车岭、燕子窝等地串连，许多贫苦农民都积极参加。可是，有一个农民叫邹朋古的，虽然仇恨邹老六，但又怕他。说抱团体好是好，最好靠后一步来。万必球看到他拿不定主意，也就不勉强。

邹朋古早年丧妻，有四个孩子，租种邹老六的十来担谷田。他比邹老六晚二辈，称邹老六“叔公”。他欠了一身的债，租重、利息高，还要交“禁烟捐”。他是一个树叶落下来怕打破头的老实农民，在醒醒的旧社会里，老实人吃亏哪！

有一天，邹老六带了狗腿子到车岭村收租、收捐。邹朋古对他说：“六叔公，家里的谷子都拿去交租了，没谷子交捐啊！”

“拿鹰光来！”这是邹老六要钱的口头禅，鹰光是一种铸有一只老鹰图案的银元，比普通银元值价高些。

老实巴脚的邹朋古连一个小钱都没有，家里早已揭不开锅了。为了交租、还债，什么东西都卖个精光，那里还有什么“鹰光”啊！可是邹老六把眼睛一瞪，说什么作田交租，纳税缴钱。人吃良心树吃皮，拖疲邋遢，跌邹家一姓人的脸可不行！没钱，不晓得拿东西去卖。……这时，邹老六一双饿狼似的眼睛，露出凶光，盯着邹朋古的女儿，“唔”了一声，便垂涎三尺地说：“拿去卖钱，可得一笔高价，不就有了‘鹰光’吗？”接着又补了一句，“别人不要，我要！”

邹朋古急忙把女儿拉到身后说：“六叔公，说句良心话，邹家卖儿卖女，才是跌一姓人面子。我求求你老人家，看在祖宗的分上，再宽限几天吧！”

邹老六吊睛眼一楞，厉声道：“不行，有钱交钱，无钱交人……”说着朝狗腿子使眼色，狗腿子朝邹朋古的女儿扑了过去。邹朋古忍无可忍，再也压抑不住心头怒火，抡起一根扁担，跟邹老六拚命。一伙打手急忙蜂拥而上。邹老六也恶狠狠地举起保险棍朝邹朋古头上打去。就在这时，猛听得门外雷鸣似的一声大吼：“住手！”邹老六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，只见万必球手持木棍，腰系一条红布巾，威风凛凛，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，一棍打落了邹老六手上的保险棍，指着邹老六的鼻子喝道：“明目张胆，抢劫良家妇女，该当何罪！”

邹老六惊慌失措地连退三步，“嘿嘿”冷笑几声，说：“好哇，万必球，你自己一篮豆腐没盐蘸，还搅别人闲（咸）事！来得正好，我正要找你呢？”说着，把手一挥，喝令狗腿子：“给我抓！”

这时，十几个青年后生赶进门来，磨拳擦掌，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。狗腿子一看苗头不对，暗暗地拉拉邹老六的衣角，邹老六早已会意，色厉内荏地说：“你们胆敢聚众造反，抗租抗税。好，好，等着瞧吧！”说着，夹起尾巴逃走了。

邹朋古热泪纵横，拉着万必球的手说：“老兄弟，

今天多亏你们救了我一家大小的性命，永远忘不了你们的大恩啊！”

万必球说：“对那班狗东西，就要拿拳头古来对付。只要穷兄弟抱团体，地主豪绅再也不敢欺侮了！我们长冈也要象湖南农村一样，组成一个团体，一切事情由我们作田人说了算。”其实，万必球也是听黄源堃讲的。很难说出一个所以然。

邹朋古自经过这场风波，后悔地说：“只怪我原先无认识，没有抱团体，从今以后，也要跟你们一起，跟地主老财斗到底！”……

邹老六从车岭村回到白竹滩，气得浑身发抖。管家殷勤献计说：“六少爷，不把那班穷骨头整落威来，你老人家以后还能说得话响吗？俗话说：擒贼先擒王，我看先把万必球抓在掌心里，其他穷百姓就会服服帖帖！”

邹老六一听，吊睛眼转了转，腮帮上颤抖了一下，连连地说：“有理，有理！不杀万必球，我就不姓邹！”

第二天一早，邹老六带了十多条枪去抓万必球，万必球早估计了这一着，已经远走高飞了。邹老六扑了个空。便把万必球一房的男丁全部抓起来，连万太公也抓起来了。邹老六恶狠狠地说：“万老头，你是族长，你来作保，交出万必球，万事都了。交不出来，哼哼，一起送到县衙门，依法治罪，好好想一想啊！”

万太公反驳说：“六少爷，脚生在他肚罗下，要走

就走。我七、八十岁的人了，晓得他到哪里去了？”

管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，“嘿嘿”地奸笑着说：“万老头，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被后辈连累受苦，我跟你向六少爷求情，只要你在这张纸上画个押，你们都可以回去！”停了停，又加重语气说，“要考虑考虑，一房人的性命都在你手中捏着啊！”

万太公颤巍巍地把那张纸接了过来，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一张《生死文书》，上面写着：

……万必球失身为匪，有辱家门，一旦捕获，格杀勿论！……

万太公摇了摇头，严正地拒绝说：“必球是根独苗，我看着他长大，他行得正，坐得稳，没有什么过失。我不能在这《生死文书》上画押。”说着，把那张《生死文书》撕个粉碎。

邹老六把桌子一拍，厉声喝道：“不识好歹的老东西，不作保？以私通土匪论罪，给我打！”

万太公不由怒发冲冠，指着邹老六骂道：“瞎眼贼邹老六，我活了八十岁，不算短命了，跟你拚了吧！”说着，便用脑袋向邹老六猛撞过去，邹老六连忙一闪，顺手着力一推，可怜万太公一头撞在墙下的基石上，倒在一摊殷红的血泊里……

万必球听到太公惨死的消息，气得七窍生烟，大叫一声：“二太公，我要给你报仇！”衣袖一卷，拔出匕首，就要去找邹老六拚命。黄源堃急忙拦阻说：“要打倒土豪劣绅，靠个人蛮干怎么行？只有我们穷兄弟抱团体，组织起来，把悲痛变作力量，才能真正为万太公报仇雪恨啊！”一席话，把万必球说通了。

提起抱团体，万必球问黄源堃：“组织起来，先要有个章程。俗话说，没有规矩，不能成方圆。”其实黄源堃只是学着湖南的样子办，真正内容还是不太了解。便对万必球说：“打铁有样，边打边像，你领头，我来参谋参谋吧。”

那时，农民组织是秘密进行，单线串连，以防意外。因为反动派占统治地位，势力还很大，万一暴露了，就会遭到料想不到的损失。长冈的农民秘密组织就是这样暗中串连起来的。

泗网村贫苦农民刘大钲和他老婆钟国英也积极参加了秘密组织，他家苦大仇深，父亲惨遭邹老六逼死，他们几兄弟是母亲塘石婆婆好不容易拉扯大的。

一九二五年春，赣州地下党组织通过船筏工人运来一批宣传标语到兴国。

在一个黑古隆冬、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，万必球和邹朋古带着浆糊和标语，从长冈岭街上贴起，凡是过往行人注目的地方都贴上一张，一直贴到军门府邹家大院

的大门上，还加上两条：“斩邹老六的头，剥霸山虎的皮。”从此，邹老六成了惊弓之鸟，无论去什么地方，都要带一、二十条枪保护。

钟国英装着回娘家，利用在河边洗衣服的机会，有意接近邹家大丫头，掌握了邹老六的行动规律。这年刚蒔完田，邹老六要亲自出马到坝子上去催征“禁烟捐”，本来邹老六出外，多半是骑马去，这次却一反常态，改为坐四人抬的轿子。钟国英把这些情况向万必球汇报了。万必球和黄源堃分头作好了准备，这一天，老表们装着挑柴、卖菜的，暗中带着柴刀、斧头等家伙，前前后后赶圩去。有的农民装着走亲戚、做买卖的样子。篮子里、货担里藏着各种武器，陆陆续续上路。按照约定日期、时刻，去赶坝子上圩。

邹老六一行人马浩浩荡荡地来到坝子上圩。邹老六坐在轿子里，前后都有枪支护卫着。刚好到圩口，忽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山歌声：

哎呀嘞——

天上鹧鸪团团飞，
见到鸡子打主意。
今朝布下天罗网，
看你鹧鸪飞哪去？

……

只见许多人在歌声中围了上来，越聚越多，竟把邹老六那帮人围在当中。狗腿子连忙用枪托朝人群中乱舂乱打，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：“让开，让开！”人群中骚动了一阵，略微闪开了一条路，就在这时，一伙卖柴的老表，挑着柴担，冲了过来，左穿右插，把柴担一摆，将邹老六那帮人截做数段。使他们首尾不能相顾。一个浓眉大眼，身材魁梧的莽汉，挑了两捆又长又大的松栲，走到邹老六轿前，把柴担一放。松栲遮住了他的半边脸。狗腿子狐假虎威地大声喝道：“混蛋，瞎了眼，这是六少爷官轿，还不滚开！”

那莽汉呵呵大笑，说：“管你什么六少爷、绿头蛇，老子要打你个地下爬。”邹老六一听，又气又怕，把轿帘一掀，只见莽大汉把柴担往身后一推，一亮相，邹老六早已魂飞魄散，一声狂叫：“万必球！”说着，象弹簧似的跳了起来，急忙侧身摸枪。万必球大吼一声：

“打！”一个箭步扑了上去，两只大手象铁钳一样的钳住了邹老六拿枪的手腕，痛得他呲牙裂嘴，哇哇大叫，手枪抖落在地。一个狗腿子被隔在松栲后面，仗着学了几下拳术，以为有了一套武艺，急忙窜过来援救。邹朋古带领一伙卖柴老表，早从柴担里拔出家伙，一齐动手，杀声震天。那保鏢被柴担一绊，跌了一个狗吃屎，脑后挨了一斧，脑浆迸流，呜呼哀哉了。

那些狗腿子平日作威作福，不可一世。今天，一个

个如丧家之狗，抱头鼠窜。象捅散了窝的马蜂，四散飞逃了。

万必球把邹老六的颈脖子后面的衣领用力一提，拖出了轿门。邹老六脸色灰白，浑身发抖，就象一只落水狗，连连哀求：“饶命！饶命！”万必球那里还听这套？一手攥住他的双脚，高举过头，用尽全身力气，往地下一掼，邹老六就象死蛇一样，动也不会动了，脑壳上红的、白的，一齐流了出来。

邹朋古举起一块大釉缸片，狠狠地猛砸下去，说：“邹老六，‘鹰光’来了！”其他老表也把一块块石头，一片片破瓦砸了下去，都说：

“快拿‘鹰光’去！”

顷刻间，邹老六尸体上的石块、碎片，堆得象座小山。

打死了邹老六，真是大快人心。粗犷豪迈的山歌声，在坝子上空回荡。

哎呀嘞——

一点火星呼呼着，

长冈烧到坝子桥。

举起扁担当武器，

穷兄弟，

报仇出气在今朝。

.....

盼 来 了 救 星

长冈、江背等地农民联合起来打死霸山虎邹老六之后，由于缺乏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，没有继续坚持斗争。万必球被迫上山做了绿林好汉。黄源堃仍然打着肩担，往湖南去寻找革命真理，一年后才回到长冈。

一九二七年，蒋介石叛变革命，策划了“四·一二”事变，长冈乡也处于革命的低潮，邹老六的侄子邹希伯纠集一批反动武装，疯狂地镇压了曾经参加坝子上暴动的农民及其家属，反动势力一时甚嚣尘上。黄源堃毫不动摇，坚信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。就在那时，他在湖南找到了党的组织，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八日，红军独立第二团解放了兴国县城。邹希伯逃往赣州。不久，驻赣州白军张与仁师的尹隆举团占据兴国山城。邹希伯也窜回来了。他在赣州收罗了一些流氓、打手、兵痞，勾结一伙逃亡地主，购买了百来支枪，组成一个反动透顶的靖卫团，邹希伯自封团总。驻扎在武塘大祠堂里。

邹希伯手下有个狗头军师，名叫钟传瑶，外号叫矮

脚鬼。以前，他曾伪装积极，钻进了农会。红二团解放兴国县城时，他曾给邹希伯通风报信，让邹希伯逃走，过后，矮脚鬼也跑到赣州去了。

这次，矮脚鬼随着邹希伯窜进武塘老巢，他向邹希伯献计道：“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要把那伙‘匪徒’镇落下去，只要抓到农会的头脑黎园春，就会象稻草穿鲫鱼那样，一提一大串。”

邹希伯把这个差事交给矮脚鬼，还给他打气说，事成之后，决不亏负。接着，两个人又计议了一阵，决定强迫老百姓实行连坐法，还要老百姓十户选出什长，百户选出佰长，订出许多“同罪”、“连坐”的条文，疯狂地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。

长冈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，他们日夜盼望毛委员早日到来。一九二九年四月初，伟大救星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，来到了兴国县城。

驻扎在武塘的白狗子，早已闻风而逃。坚持地下斗争的长冈革命群众，用斧头、柴刀，砸碎了白狗子的牢门，放出了许多罹难的阶级兄弟。

毛委员来到兴国，住在城北文昌宫（平川中学）魁星阁后面的一间房里。这时，地下党已经正式公开了。毛委员亲自召开了当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，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定，勉励每个共产党员要有